



安德烈·莫洛亚 著 陈旭英 译 刘志威 整理

变幻的情景

陕西人民出版社 / Sha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变 幻 的 情 感

「法」安德烈·莫洛亚 著

(陕)新登字001号

版式设计 秦 生

变幻的情感

〔法国〕安德烈·莫洛亚 著

陈旭英 译 刘志威 校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125印张 1 插页 170 千字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600

ISBN 7-224-00268-2/J•74

定价：3.95元

前　　言

安德烈·莫洛亚 (André Maurois, 1885—1967) 是法国现代杰出的小说家、传记文学作家、历史学家和文艺评论家。他原名爱弥尔·埃尔佐 (Emile Herzog)，生于法国诺曼第省埃尔贝夫城的一个资本家家庭。中学毕业后，就教于著名学者阿兰，成绩十分突出。获得哲学硕士文凭后，在诺曼第领导自家的纺织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他精通英语，在英军中担任翻译和联络官。战后，他凭借军事生活的切身经验，以安德烈·莫洛亚为笔名，发表两部小说：《布朗贝尔上校的沉默》(1918) 和《奥格拉迪博士言谈录》(1922)，获得巨大成功，从此投入文学创作。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莫洛亚发表许多有影响的作品，一九三八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一九四〇年以后，他侨居英国和美国，从事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宣传活

动，并担任一定的教学工作。一九四六年返回巴黎。

莫洛亚以擅长写名人传记闻名于世，著有《雪莱传》(1923)、《拜伦传》(1930)、《屠格涅夫传》(1931)、《伏尔泰传》(1935)、《肖邦传》、(1942)、《追忆普鲁斯特》(1942)、《乔治·桑传》(1952)、《雨果传》(1954)、《三仲马》(1957)、《巴尔扎克传》(1965)等。他的传记资料详实丰富，分析深刻细致，在世界传记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莫洛亚的短篇小说也写得十分精彩，作品涉及面广，写作风格也各有迥异，或充满幽默，或貌似荒诞，但它们构思新颖巧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他的主要短篇小说集有：《恋爱与牺牲》(1929)、《不可能的世界》(1947)、《栗子树下的晚餐》(1951)等。

作为历史学家，莫洛亚著有《英国史》(1937)、《美国史》(1943)、《法国史》(1947)、《1917—1961年美国史》等。

莫洛亚的长篇小说写得十分成功，作品有六部：《贝尔纳·凯斯耐》(1926)、《气候》(中译名为《变幻的情感》，(1928)、《家庭圈子》(1932)、《幸福的本能》(1934)、《膏腴之地》(1945)和《九月的玫瑰》(1956)。

这里介绍的《变幻的情感》(原名《气候》)一般被认为是莫洛亚的主要长篇小说，它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大工业家的儿子菲利普·马尔斯纳的两次恋爱婚姻经历和他最后的悲惨结局。作品由两部分构成，分别为菲利普和其后妻伊莎贝尔向对方所做的自白。在第一部分中，菲利普

说明他第一次婚姻的错误。他出生于一个墨守成规、门第观念很强的工业家家庭，自幼受家庭及所读书籍影响，对恋爱、婚姻问题形成了一套错误观念。他认为：女人出嫁后，她们的思想、习惯和生活方式都应该随从丈夫，不理解她们还会有过独立生活和区别于丈夫的不同爱好的要求和希望。在一次去意大利佛罗伦萨旅行期间，他偶然结识了美丽的少女奥迪尔。他立刻坠入情网，不能自拔，并不顾家庭及亲友的反对，与出身、性情、思想和生活方式都与自己相去甚远的奥迪尔结了婚。在他对婚姻问题一系列错误观点指导下，加之与妻子各方面的巨大差异，他逐渐产生了嫉妒心，陷入失望的痛苦之中。奥迪尔虽然热爱菲利普，但她酷爱独立，热衷社交活动的禀性根深蒂固，加之丈夫的无端猜疑极大地伤害了她的自尊心，于是她同丈夫产生了尖锐的对立。她故意说谎，以消遣解闷，最后发展到有了情人，遂与菲利普离异。但是，她对这个情人的轻佻和粗暴本性一无所知，再婚后无法忍受丈夫的放荡和虐待，开枪自杀。小说的第二部分是伊莎贝尔的故事，她是菲利普的第二个妻子。她出身外交官家庭，自幼受到极严格的教育，但由于父亲长期在外，母亲对她的管教又过分严厉，使她从小就很少能享受父母的爱抚，从而养成了言谈举止谨慎，喜爱孤独的性格。这样，她把人生的欢乐全部寄托在找一位理想的丈夫。她对菲利普无比热爱，忠贞不贰。然而不幸的是，菲利普错误地总结了第一次婚姻失败的教训，变得与前判若两人。他明白自己过去嫉妒的错误，整日沉入对前妻奥迪尔的思念之中，并极力用她的

思想和生活方式指导自己的行动，变得日益轻浮、自私和不忠，从而给一心爱他的伊莎贝尔带来了沉重的痛苦。伊莎贝尔用隐忍、牺牲、智慧和爱情，终于使菲利普浪子回头。就在夫妻重归于好，准备欢乐度日的时候，不料急性肺炎却无情地夺走了菲利普的生命。

莫洛亚用细腻的笔触，把人物感情上的“气候”变化描写得十分深刻，菲利普、奥迪尔和伊莎贝尔三个主要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作者的文笔清晰流畅，他娓娓的叙述如同在和读者侃侃而谈，似乎是在向青年人讲述爱情的真谛，让他们从书中人物身上吸取有益的教训，以免重蹈主人公的覆辙。《变幻的情感》所要告诉读者的是：幸福的家庭必须建立在夫妻真心相爱，互尊互敬，平等相待和忠贞不贰的基础上，任何嫉妒、猜疑和不忠都会给对方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只顾追求自己的幸福，不考虑对方的兴趣、爱好、希冀和追求，到头来必将自食其果，落个可悲可泣的下场。

刘志威

献给

西 蒙 娜

我们总是去别处而不是就地寻求永生；我们
总是将思路转向别的事物，而不是正视现今的处
境和目前的现象；不然，我们就等待着死亡，好
象每时每刻我们不是在死亡和重新开始生活一
样。每一瞬间都孕育着一个新的生命。今天，现
在，此刻，这是我们唯一要抓紧的东西。

——阿 兰

第一部分

奥迪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菲利普·马尔斯纳致

伊莎贝尔·德·谢韦尼

1

我不辞而别，想必使你感到意外。我很抱歉，但并不后悔。我不知你是否也能听到这曲暴风雨般的乐章，几天来，它犹如特里斯当^①那短暂而炽烈的感情之火，在我心头升腾而起。啊！我多么想沉醉于那风暴之中！它前天还在树林里把我推向你那白色的长裙。可是，我惧怕爱情，伊莎贝尔，也害怕我自己。关于我的生活，不知勒内和其他人给你说了些什么。关于我的生活，我曾偶尔和你谈起过，但没有向你吐露真情。这种为了自己，试图把他们的过去说得很幸福——他们对此却又矢口否认——的希望，正是那些新人的可爱之处。我们的友谊已不再处于用甜言蜜语讨取对方欢心的时期。象女人逐步走出自我保护的层层壁垒，最终献出她们的身体一样，男人最终也会披露他们的真情。我把自己最秘密的部队一批接一批投入到这场

①特里斯当：布列塔尼史诗中享有盛名的中世纪传奇英雄。他将爱情体现在与社会作斗争中，即使死亡也毁灭不了他的爱。

战斗之中。我那些强压在心头的真实往事，将显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现在，我离你十分遥远，在我童年时住过的那间卧室内。墙的搁板上，摆放着母亲保存了二十年的书籍，她说：“这是留给我长孙用的。”我会有孩子吗？这本红色厚脊面、沾满墨迹的书是我那本希腊语旧词典，这些烫金的精装书籍是我获得的奖品。我愿意把我的一切向你和盘托出，伊莎贝尔，告诉你我怎样从一个性格温柔的孩子变成一个冷酷的少年，最后又怎样变成今天这样一个有着精神创伤的不幸男人。我怀着天真而谦卑的心情，把我的一切都详细地向你诉说。倘若我能把这记述写完，或许我没有勇气请你一阅。管它呢！总之，对我的生活做一次总结不是没有必要，即使这样做只是为了我自己。

一天晚上，在从圣·日尔曼回家的路上，我曾给你描述过冈都马的风光。这件事你还记得吗？冈都马是个美丽而凄凉的地区。我家的工厂建在相当偏僻的峡谷深处，一道激流横贯其中。我家的住宅是一座在利穆赞地区常见的那种十六世纪的古堡，登高远眺，四周是遍布欧石楠的荒野。当我小小年纪就明白我是马尔斯纳家的一员，我们家是这个地区的第一大戶的时候，我感到无比骄傲。我外公在世时，他那小得可怜的造纸作坊，简直可以说是一间实验室，我父亲却把它发展成了一座庞大的工厂。他买下了周围的土地，将昔日几乎是一片荒野的冈都马改造成了一份堪称楷模的地产。整个童年时期，我看到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宏大的纸浆库在那条激流两岸不断地向远处扩展。

我母亲是利穆赞人。我的外曾祖父是个公证人。当冈都马这座古堡作为国家财产出售时^①，他把它买了下来。我父亲先前是洛林省的工程师，只是结婚后才住到冈都马的。父亲还让他的一个兄弟，我的叔父皮埃尔迁到这里生活。叔父住在查德伊，那是我家邻近的一个村镇。星期天若不下雨，我们两家就在圣·依里埃克斯池塘边欢聚。我们去时坐马车，我的位子是个折迭式加座，又窄又硬，就在父母亲对面。听着马儿慢跑时单调的得得的蹄声，我昏昏欲睡。为了提起精神，我望着马儿的影子，它一忽儿出现在村镇的墙上，一忽儿投射在路上，一卷一伸地移动，最后跑到了我们前边；一到拐弯的地方，它便重又落在了我们身后。大个头苍蝇偶尔落在我的身上；一股马粪味不时象烟云一样在我们身边飘荡，直到现在，每当我想起星期天，这气味似乎依然存在，就象钟声回荡在耳际一样。我最讨厌车子爬坡，因为这时马儿一步一步地挪动，上得慢极了；年迈的托马松大声吆喝着，手里的鞭子甩得啪啪的响。

我们在客栈里见到叔父皮埃尔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独生女儿、我的堂妹勒内。母亲给我们几片抹黄油的面包后，父亲就对我们说：“你们玩去吧！”我和勒内或者在树下，或者在池塘边散步，一边各自捡拾落在地上的松籽和栗子。回家时，勒内总坐在我们的车上，为了给她找个

①法国大革命期间，流亡国外的贵族的财产曾被作为国家财产出售。

座位，车夫就放下折迭式加座。归途上，父母亲始终保持缄默。

父亲生性腼腆，听见人家当众表达某种感情，他好象心里就很不好受，所以一切谈话都变得困难了。吃饭时，倘若母亲就我们的教育，我家的工厂，我们的几个叔父，或我们那位住在巴黎的姨母科拉说上一句话，父亲就不安地向她指指正在换盘子的佣人，她于是就闭口不语了。我很小的时候就发现，若是父亲和叔父皮埃尔之间有什么意见，他们总是让他们的妻子用奇怪的谨慎方式转告对方。同样，我很小就看出，父亲十分厌恶直率。在我们家，一切传统感情都被认为是千真万确的：父母爱孩子，孩子爱父母，丈夫爱妻子。马尔斯纳一家想把世界看作一个纯洁无瑕的人间天堂。我仿佛觉得，他们有这种愿望，与其说是因为他们虚伪，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天真。

2

冈都马草坪上阳光普照。稍低一点的平原上，查德依村笼罩在一片飘浮不定的热雾之中。一个小男孩，下半身没入他在沙堆旁挖的一个坑里；他环视着广袤的原野，密切注意着一个看不见的敌人的到来。我特别喜欢当里^①的

①当里（1855—1916），法国军官，作家和政治家，原名爱弥尔·奥古斯特·德里昂。他以当里为笔名发表有《明天的战争》、《沙皇的命令》等长篇小说。

《碉堡战》，这个游戏就是我读过这本书以后自己发明的。在我的掩体里，我是二等兵米图尔，守卫着里沃维尔碉堡，指挥官是一位年迈的上校，我乐意为他在战场上捐躯。请原谅我记叙这些幼稚的感情，但是，它们是我找到的表达我强烈献身精神这一需要的第一种方式，这种需要是我性格的主要特点之一，尽管它后来表现在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上。

如果我分析一下，在我儿时的记忆里仍可以抓住的这一细尾末结，我应该承认，这种献身精神中有一点感观因素。

后来，我的娱乐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作为新年礼物，父母曾送给我一本书，书名是《俄罗斯小兵》，讲的是一群公立中学的学生决定建立一支军队，并且选了一个女中学生做他们的女皇。这位首领名叫阿妮娅·索科洛夫。

“她是个年轻姑娘，容貌出众，身材颀长，姿态优雅，头脑聪颖。”我喜欢士兵们对其女皇立下的誓言，喜欢他们为讨她欢心而建造的工事，以及她那作为对他们的奖赏的粲然一笑。这个故事为何使我如此愉悦，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但事实就是这样，我就是喜欢它。毫无疑问，我时常向你描述的女人的形象，便是它在我头脑中的产物。我看不见自己在冈都马的草坪上，与她并肩漫步，她用严肃的声音对我说一些凄哀而优美的话语。我不知道我从什么时候开始管她叫女骑士的，但我知道，在享受她赋予我的欢乐的同时，我感到自己是在大胆地冒险。我也非常喜欢和

母亲一起读兰斯洛^①和堂·吉诃德^②的故事。我不能相信杜尔西内娅^③丑陋，还把书中她那幅画像撕了下来，为了能把她的形象想象成我所希望的那样。

尽管我的堂妹勒内小我两岁，她却给我做了很久学习上的伙伴。后来我十三岁那年，父亲把我送进里摩日^④的盖·吕莎克公立中学。那时我寄宿在一个堂兄家里，除星期天外，从不回家。我非常喜爱学校生活。我承继了父亲喜欢学习和读书的品德，是个优秀学生。如同我有一双马尔斯纳家族的亮晶晶的眼睛和高挑的眉毛一样，我也不可能避免地具有这家人共有的高傲和羞怯的特点。唯一能和这高傲抗衡的是那幅女皇的形象，我对它的感情始终如一。晚上入睡前，我给自己讲故事，我那位女骑士则是这些故事的主人公。现在，我心目中的女皇名叫埃莱娜·德·奥梅尔，因为我爱慕她。引起这件奇事的是我的中学老师巴伊先生。

为什么有些形象在我们头脑中始终清晰如初，另一些表面上更重要的却变得模糊不清、转瞬即逝了呢？现在，我心中那块无比清晰的银幕上，现出了巴伊先生，他正慢悠悠地走进教室。那天，我们要上作文课，他把他那件牧

①兰斯洛：布列塔尼史诗中的人物，亚瑟王的骑士之一，由维维亚娜扶养成人，是为求得心上人而甘愿屈高就下的代表人物。

②堂·吉诃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名作《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

③杜尔西内娅为《堂·吉诃德》中堂·吉诃德的意中人。

④里摩日为法国上维埃纳省省会。